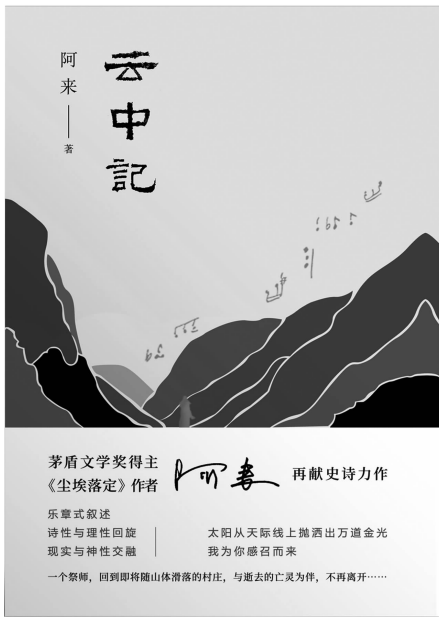


归来，生命以鸟儿的方式存在

轻描
时光

与两颗石子一起沉思

□孙江林


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阿来著 《云中记》

云中村出现了。

离开了三年多时间的云中村出现在眼前。残墙连着残墙。石墙，土墙，参差不齐，连接成片。原先，墙的两面是不同颜色。向外的一面浅，风吹日晒成浅灰色。向里的一面深，烟熏火燎的深褐色。如今都变成了一个颜色。雪和雨，风和时间改变了残墙颜色。不但是残墙，连每户人家的柴垛也变成了和墙一样颜色。一种泛着微光的灰色。很多时，梦就是这个颜色。石碛站在这片废墟侧面，沉默无声。村子的废墟沉默无声。

阿巴眼望着云中村的废墟，一松开马尾就跌坐在地上。

在他和村子之间，隔着原来的田地和果园。地面缓缓地在他面前降下去，又从村子跟前缓缓升起来。除了这片平地，就再无平地。祖先把村子建在靠山的坡脚，就是为了腾出这片平地种植庄稼。那时候应该没有果园，果园是以后有的。没人打理的果园一片翠绿。荒芜了的田地也一片翠绿，杂乱而蓬勃地生长着野草。两匹马走到地里，专挑油菜顶着花苞的嫩苔吃。马猛烈地在打着响鼻，它们被油菜里的芥辣呛着了。

阿巴坐在那里，望着村子，几次想起身都不能站起来。

马很安静地走到荒芜的田地里吃混同于野草的油菜。阿巴想，至少应该把褡裢从马背上取下来，但他就是动不了身子，他也没有试着动一动身子。他是心里没有那个劲，从心里就觉得自己此时动不了自己的身体。

阳光从他背后照过来，让他的身影朝向村子的方向。

枯死的老柏树还站立在村前小广场上。脱尽了树皮的树干和粗大的枝杈闪着光，仿佛是一尊金属雕塑。阿巴看到自己的影子更长了。他知道，那是太阳正在西沉。风从背后的峡谷中升上来，吹在他背上。太阳正在收起它的光线。从山下开始，一点点往上。将河流、峡谷，还有下方的村庄留在阴影里。让风吹凉荒芜的山坡。阳光漫过了他的头顶，阿巴已经在阴影里了。

走远的马回来，掀动着鼻翼碰碰他的身子。见他没反应，就又走开。

马脖子上的铃铛叮当作响。铃声那么清脆。云中村还是在那里，在这一天最后的阳光下面。像个睡去就不再醒来的巨人一样，像一座分崩离析了的山的遗迹一样。那些残墙在最后的阳光下投下许多奇怪的阴影，像在挣扎，谁还在苦痛中挣扎？像要呼喊，谁的嗓子还能呼喊？

阳光漫过田地，漫过了果园，漫过了村子，慢慢往村后的山上爬去。只有石碛和那株死柏树还亮着。石碛身上反射出阳光的一点点红。而那棵金属一样光滑的枯树，反射着阳光，就像是在燃烧，抖动银白色的火焰。

阳光拉出一条明亮的线，一点点移动。阿巴的眼睛被这条线牵引，眼中的寸寸移动，都在心中深深铭刻。阿巴只用一个下午，就往心里重新装进了整个村庄。阳光继续往上，此时枯树和石碛也站立在阴影里了。

阿巴一动不动，眼睛终于离开了村子，跟随着阳光，往上，看到了森林，草地，更往上，看到了阿吾塔雪山。当阳光凝聚到雪山之巅，雪峰变成了红色，掺了金的红色。然后，光消失。暗

影从峡谷里升上来。世界变成了灰色。以石碛为巢的红嘴鸦，它们进行每天例行的归巢仪式，绕着云中村，绕着石碛盘旋鸣叫。这群红嘴鸦还跟几年前一样，没有增加，也没有减少。不只是几年前，而是几十年来，这群红嘴鸦就是这样，永远在石碛上栖息，永远不多也不少。阿巴想，生命以鸟的方式存在，真好。

深蓝的天空变成了灰色。黄昏降临了。

阿巴终于挣扎着站起身来。他用嘶哑的声音呼唤马：白额，黑蹄！

马来到身边，他从马背上取下了褡裢。卸下了马身上的鞍具。卸下了马脖子上的两只铃铛。两匹马找到一块裸露的地方，在泥土里打了几个滚，又到荒芜的田野里吃草去了。

这个晚上，阿巴没有进村。

阿巴很累。他觉得浑身每一个关节，每一块肌肉都松开了，像是要自动分解成一块块肉，一块块骨头一样。他躺在地上，就像这些分解开来的东西，都一样的摆在青草上，摆在石头上。他听见有声音说：那是阿巴，那是阿巴。

阿巴终于把所有东西都归置到磐石边的松树下。把自己快要散架了的身体也移动到了松树下。他背靠树身坐下，树干挡住了峡谷里升上来的风。他望着渐渐被夜色笼罩的寂静村庄。

阿巴很累。

他好像不是花了三天时间从移民村归来。一天到县城，再一天到乡政府。又花了一天时间，弄了两匹马，慢慢爬上山来。从离开这里的那一天起，他就一直在回来，在回来的路上。天天行走，走了一年，走了两年，走了三年……

……

全村人都搬走了。

阿巴也去了移民村。

去了三年多时间，阿巴又一个人回来了。

他对移民村的乡亲们说：你们在这里好好过活。我是云中村的祭司，我要回去敬奉祖先，我要回去照顾魂魄。我不要任他们在田野里飘来飘去，却找不到一个活人给他们安慰。

在异乡落脚，重新生根的乡亲们说，阿巴，你要回来。

阿巴想，以后我就不跟你们这些活人说话了，我去和死去的人说话。

阿巴回来了，却没有力气进村。

一晚上，阿巴都坐在村前磐石边的松下。

一晚上，脑子里翻涌着当年的情景，直到天亮。

火噼噼啪啪燃烧。

这时是下午1点钟了。

他开始穿戴那一身祭司行头。衣料窸窣作响，衣服上的金属挂件叮叮当当。阿巴有些紧张，有些手忙脚乱。听着这些声音，他身上有被电流穿过的感觉。阿巴当发员时触过电。他在心里说，过电可以，可不能短路，可不能短路。他在身体里短了路，就会噼噼一声，看不见的电流就会把一个活人击倒在地。他看见过有祭司作法时，像触了电一样，浑身颤抖，然后翻白眼直挺挺倒在地上。他们说，那是神灵或鬼魂附体。还好，阿巴身体里只是有着微弱的过电的感觉。他穿戴好了。祭司的衣服，祭司的盔形帽子。他还忘记整理一下插在盔形帽上的羽毛和小旗幡。他把那对摇铃别在腰带上，把鼓也拴在腰上。再把熏香炉摆在火堆边。

阿巴开始等待。

木柴还在燃烧，多半都变成了通红的木炭。还有五十分，地震就要来了。

他听见了自己的心跳声。心跳声渐渐加快，越来越响。好像一面鼓，不撞自响。

他站起，坐下，又站起。

左边的松树颜色沉郁，就像一个男人严肃地沉着脸。右边的樱桃树叶鲜绿，一点点风，只有一点点风，就晃动每一片叶子，晃动每一颗未成熟的果实，哗哗作响，像一个神经质的爱笑的姑娘。

还有二十分钟。现在，除了心跳声，阿巴还听到手表的指针咔嚓作响。

十分钟。阿巴的身子开始震颤摇晃。他望了望天空。天蓝汪汪的，没有一丝云彩。这跟那天不一样。那天这时的天上满是被风吹薄的了，拉成了鱼鳞状的云彩，从东向西飘拂。汗水从阿巴的额头上，后背上，甚至是大腿根上沁出来。虽说空气有些发闷，也不至于把一个人弄得如此大汗淋漓。阿巴的心里充满了前所未有的恐惧。因为他知道，地震就要来了。

五年前的此刻，云中村一片祥和宁谧的景象。

(摘自不同章节，标题为编者所加)

内容简介

长篇小说《云中记》讲述了汶川地震后，四川一个三百多人的村落，为躲避地震带来的次生灾害，整村搬迁到一个安全的地方。然而村里祭师内心越来越不安宁，他总是惦念着那些死去的人，最终决定返回原来的村落，照顾那些在地震中逝去的亡灵……

云中村是小说故事的发生地。这是一部饱含深情、庄严沉重的作品。阿来说，写作这部作品，他一直在莫扎特《安魂曲》的陪伴下，在题词中他也特别致敬了莫扎特，“写作这本书时，我心中总回响着《安魂曲》庄重而悲悯的吟唱”。



作者简介

阿来

著名作家，四川省作协主席，曾任《科幻世界》杂志主编、总编及社长。1982年开始诗歌创作，八十年代中后期转向小说创作。2000年，其第一部长篇小说《尘埃落定》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。2018年，其中篇小说《蘑菇圈》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。成为“双冠王”。主要作品有诗集《梭磨河》，小说集《旧年的血迹》《月光下的银匠》，散文《大地的阶梯》《草木的理想国：成都物候记》，小说《尘埃落定》《空山》《格萨尔王》《瞻对》《三只虫草》《蘑菇圈》《河上柏影》等。

我们于傍晚到达设拉子。设拉子是伊朗第六大城市，法尔斯省省会，距首都德黑兰919公里。陪同我们的伊朗文物局的阿里，一路做功课，用英语给我们介绍情况。

第二天在宾馆吃过早饭，我们乘坐阿里安排好的面包车，向东北行50余公里，直奔波斯波利斯(希腊语，意为波斯的都城)。阿里介绍，波斯波利斯始建于公元前522年，是波斯帝国标志性建筑，公元前330年，亚历山大大帝攻克了这里，疯狂掠夺所有财富后将宫殿付之一炬，那些用黎巴嫩雪松制作的精美圆柱、柱头和横梁都被火烧光，留下的，只有今天所能看到的石柱、石柱础和柱头。

这座雄伟的宫殿是阿契美尼德皇帝们的夏宫，是举行正式仪式的场所，从大流士大帝统治时期开始到后来的历任皇帝，前后修建了150年。该建筑与众不同的是宫殿的地基、台阶、窗户、门厅和柱子等，均是石制的，屋顶均为木制，墙为砖砌，材质不同，气势恢宏。这样一座豪华宫殿被付之一炬，这让我想到中国的圆明园。

宫殿位于拉赫马特山西麓，坐东向西，背靠崎岖不平的山峰，矗立在能俯视辽阔平原地带的宽广平台上。举目北望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高大的万国门，由大流士的儿子薛西斯修建。对称的巨型浮雕石像已经残缺不全。走过几根高耸的石柱，可以看到墙壁上长着翅膀的人面牛身石像，与石门交相辉映。

薛西斯门南侧是宏伟壮观的阿帕达纳大殿。阿帕达纳大殿的石阶上刻着阿契美尼德王朝附属国使者进贡的场景。考古学家在遗址挖掘时，还发现了一块用来记录贡品的金板。半山坡上的阿陀薛西斯二世墓是鸟瞰波斯波利斯遗迹的最好的地点。遗憾的是，我因腿疾只能放弃。其他人顺陡坡攀上，我只好站在稍高一点的平台上回首西望，俯瞰宫殿全貌。这时有五个伊朗小伙子上来拍照，请我帮忙，拍照前，他们非常客气，问我是从哪里来的?听说来自中国，非要先与我合影，肩搭肩，像是他乡遇到的知己。

看到同行还未下来，我只好下台阶再次行走在波斯波利斯断壁残垣间。仰望蓝天下孤独耸立的石柱，还有石壁上恭敬低顺的使节敬奉贡品的浮雕，我不能不再感叹古波斯帝国的富有与荣光。走过这样的历史残垣，踩着脚下的碎石子，我俯身捡起两个小石子，心想，这两颗石子不知是从哪根柱子或石碑上凿下来的边角料，至少它们见证了这里发生过的一切。如果石头能说话，它们能告诉我什么呢?我随手就将两块小石头装了起来。

午后一点多，我们在路边一个村舍饭店吃饭。店员全是男生，将络腮胡子修剪得干干净净，两手背在后面，好奇而热情地看着我们这些远方来客。我们点了牛肉、火烧番茄、烤羊肉、烤鱼肉等，每人一碟米饭，饭上散着几滴金黄色的乳汁。这米饭真叫好吃，有点像泰国大米，愈嚼愈香。

第二天上午，我们赶往萨珊王朝阿尔达希尔宫遗址。此处宫殿，是公元224年由萨珊王朝阿尔达希尔一世建造的。该建筑包含三个穹顶，不是一个以防御为目的的强化结构，更像是一个社交聚会的地方。这座宫殿建在一座风景如画的池塘旁边，池塘为天然泉水。这座宫殿遗址同样没有被完整保护，靠马路只有一个栅栏门，门旁一个小房子，地上侧放一块石碑，上刻有英文介绍。阿里带领我们参观宫殿内部穹宇院落后，带领大家从里面泥土台阶和临时搭放的简易木梯爬到屋顶。站在高处，放眼看到周围一片金黄色的麦田和一溜与池塘连接的绿洲。一路很难看到水和绿色，于此看见，很觉显眼。阿里告诉我们，昨天吃的米就是这里产的。

12点30分，我们考察了菲鲁扎巴德城的中心柱子和拜火庙。中心柱子是方形塔状的柱子，宽9米，高30米，据说是当时的城市中心。拜火庙已经是一堆杂乱无章的巨型方石了。阿里说，这里以前到萨珊王朝阿尔达希尔宫是有一道水渠的。站在乱石之上，我发现周边1公里之内多为干燥的砂砾。很难想象往日的繁荣景象。

下午1:30，我们在女儿城附近的一个村庄吃午饭。方形简易帐篷内置架子床，床上铺有地毯。看到当地食客都是脱鞋、盘膝悠然进食，我们一时有点为难，因为大家都跑累了，脚汗味儿太重，不是怕自己脱不了鞋，而是怕别人受不了那味儿。好在食客不多，又是大致相同的份饭，我和阿里、老张、老姚、老李脱鞋如仪，两个女同志和老刘、老水便都坐在近旁的单间床边变通用餐。伊朗人民质朴善良，分头送餐，宽容的微笑，表示完全理解。

从伊朗回来，我手里盘着从波斯波利斯带回来的两颗小小的石子，脑海里浮现出那些热情的伊朗朋友，思绪万千，写下这样一篇文字，只觉得心里热乎乎的，也沉甸甸的。